備志　廿五之廿八

ケ5
61
12

武備志卷二十五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三國一

三國之事大半在漢獻時稱三國者猶春秋戰國之不稱周也其分帝仍存獻焉終之以蜀漢二主所以大一統也其蜀亡後事數條亦附入之以三國之本末也其他各隨時而一以紀年爲主元之事則特標焉成其夷也

此時表尚有名士氣槩

孫堅起兵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數萬卒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軍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

時寇賊縱橫道路梗塞劉表單馬入宜城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各擁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焉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越曰袁術驕而無謀宗賊帥多貪暴爲下所患若使人示之以利必以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威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取其衆遂徙治襄陽鎮撫郡縣江南悉平

徙治正是据北求斎爲第一要緊

袁紹等諸軍合討董卓畏其強莫敢先進曹操曰擧義兵以誅暴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

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皐至滎陽遇卓將徐榮與戰操兵敗為流矢所中馬亦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夜遁還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為謀曰諸將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皐據敖倉塞轘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矣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為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還屯河內

擬人

初何進遣張揚募兵并州會進敗揚留上黨有衆數千人至是歸袁紹於河內與南單于屯漳水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節其糧欲使離散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為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

有遜讓紹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至馥與戰不利會
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使馥所親辛評荀諶郭圖
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其鋒不
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亦未可量也竊爲將
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之奈何諶因說馥舉冀州
以讓紹馥性恇怯然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
治中李歷聞而諫曰袁紹孤客窮居仰我鼻息譬
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
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
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乃避位讓紹紹
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

即韓信登壇孔明出廬數語乃撡圖覇之本也爲得不刻木而哭之

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
是復有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
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白繞等十餘萬衆略
東郡操引兵擊破之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
東武陽

袁紹自出拒公孫瓚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兵三
萬甚銳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先登強弩千張夾

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衝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一時同發譟呼動地大敗瓚軍斬其將嚴綱追至瓚營拔其牙門餘衆皆走

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鬭志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唯以抄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曹操部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迎操領兗州刺史賊衆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乘間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追至濟北悉降之得卒三十餘萬收其精銳號青州兵詔以金尚爲兗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奔袁術

曹操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復往攻陶謙所過殘滅還擊破劉備於郯東謙恐欲走歸丹陽會張邈叛

一生失看失天下之本

操操乃引還初邈少時好游俠袁紹及操皆與之
善及紹爲盟主有驕色邈正議責紹紹怒使操殺
之操不聽而邈終不自安前九江守邊讓素有才
名操以其譏議已而殺之由是兗州士大夫皆恐
懼陳宮剛直壯烈内亦自疑乃與邈弟超共謀叛
操説邈曰今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以千里之衆
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受制
於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虚呂布壯士
善戰於前若權迎之共牧兗州觀天下形勢以俟

宮亦止料布可縱横一時

時事之變此亦縱横之一時也邈從之遂迎布爲
兗州牧彧知邈爲亂即勒兵設備急召東郡守夏
侯惇於濮陽布遂據濮陽豫州刺史郭貢率衆數
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布同謀貢求見彧彧將往惇
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
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説之縱不爲用可
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彧無懼意
謂鄄城未易攻遂引兵去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
唯鄄城范東阿不動降者言宮欲自將取東阿又

使汎嶷取范或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不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夫布麁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也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允流涕許之遂殺汎嶷勒兵自守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宮不得渡至東阿令棗祗已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布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操曰布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乃進攻之

相與守亦有略

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曹操夜襲破之布至搏戰相持甚急司馬與韋將應募者進當之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曰十步又白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韋持戟大呼而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操乃得引去遂入濮陽燒其東門

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釋之操突火而出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糧盡各引去操還鄄城布屯山陽袁紹使人說操欲遣使家居鄴操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

人不可以無佐良之錯印昱之留家俱繫關旨也

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斬蘭等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且河濟天下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分兵東擊陳宮以其閒收熟麥一舉而布可破也若舍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謙雖死徐州

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
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數萬之衆未戰
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
恥必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
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
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
慮之操乃止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
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西有大隄操隱兵入隄裏
出半兵挑戰既合伏發大破之攻拔定陶分兵平

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之留弟超守雍丘布見
備甚尊敬之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
酒飲食名備爲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而內不
悅
孫堅舊將丹陽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
取江東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舅討橫江橫
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
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
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爲折衝校尉將兵千餘

騎數十匹行收兵北至歴陽衆五六千周瑜自丹陽將兵迎之助以資糧進攻横江拔之渡江轉鬭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爲人美姿顔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策攻劉繇於曲阿繇兵敗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樂從軍者一身行伍復除門戸不樂者不彊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

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衛表策行殄寇將軍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而紀綱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範出便釋褠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啓事自稱領都督自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

廬江太守劉勳理皖城恃兵強士勇横於江淮之
間無出其右者孫策惡之時已有江左自領會稽
太守使人卑辭厚幣而說之曰上繚宗人數欺下
國患之有年矣擊之路實不便幸因將軍神武而
臨之劉曄諫曰上繚雖小而城堅池深守之則易
攻之則難不可旬日而拔也且兵見疲於外而國
虛於內孫策多謀而善用兵乘虛襲我將何禦之
而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羝羊觸藩其在茲乎
勳不從遂大興師伐上繚策果襲廬江拔之勳窮

蹙遂奔曹操
孫策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
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
數戰不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
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
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燃火為疑兵分
軍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周昕逆戰策斬
昕朗乃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翻為功曹待以
交友之禮

中平以來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軍仰桑椹袁術取給蒲蠃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爲屯田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袁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語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強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故不懾公糾之以猛而上下有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兄弟公外易簡而内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遜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爲虚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饑寒卹念之形於

顔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衆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或亦曰不

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東侵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強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

袁術遣使以稱帝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
陳珪恐徐揚合從為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
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策共存太山今與術
結婚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怨術
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械送其使梟
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詔以布
為左將軍操復遣布手書深加慰納布大喜即遣
登奉章謝恩并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
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

高陵太守令陰合部衆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
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
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顯重但為
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
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噬人公曰不如卿
言譬如養鷹饑則依人飽即颺去其言如此布意
乃解袁術遣其大將張勳等與韓暹楊奉步騎數
萬七道攻布布懼不敵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
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勢不

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今奈何與袁術同爲賊乎不如相與并力破術爲國除害且許以術軍資悉與之暹奉大喜布進軍暹奉兵同時叫呼并到勳營勳等散走殺傷墮水死者殆盡泰山賊帥臧霸破莒得其資實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曰將軍威名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克豈不損耶布不從霸等拒之無獲而還

荀攸曰張繡與劉表相恃爲強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乖離不如緩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圍張繡於穰

袁紹每得詔書患其有不便於已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曹操以許下卑濕雒陽殘破宜從都鄄城以就軍實操拒之田豐曰從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内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爲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而亡卒有以豐謀白操者操解穰圍而還張繡率衆追之

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衆守險以絕軍後操與荀
或書曰吾到安衆破繡必矣及到安衆操軍前後
受敵操乃夜鑿險僞遁表繡悉軍來追操縱奇兵
夾攻大破之他日或問其故操曰虜遏吾歸師而
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
繡不聽敗還詡登城謂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
從之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兵而公
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卒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
也詡曰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

何晉士之多也

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
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
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
必勝也繡乃服

呂布復與袁術通遣高順張遼攻劉備九月破沛
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曹操欲自擊布諸將皆曰
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
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
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

操曰善此行泰山屯帥臧霸等皆附於布操與劉
備遇於梁進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
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蹙著泗水中十
月操屠彭城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為操先驅進
至下邳布屢戰皆敗還保城不敢出欲降陳宮曰
曹操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
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
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
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宮與高順素不和必不同

心共守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且曹氏待
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曹
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
豈得復為將軍妻哉布乃止張楊素與布善欲救
之不能乃出兵遥為之勢十一月楊將楊醜殺楊
以應操別將眭固復殺醜將其衆北合袁紹楊性
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
故及於難操圍下邳久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
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

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志而遲今及布氣之
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
城月餘布益困迫十二月大將魏續等共執陳宮
高順率其衆降布登白門樓兵縛之急布令左右
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
袁紹益驕貢御稀簡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
許沮授諫曰近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
可動也宜務農息民遣使獻捷若不得通乃表曹
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

繕脩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處
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以明公之神武
引強衆以伐曹操易如覆手何必乃爾授曰夫救
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
驕者先滅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
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
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受攻者也今棄萬安之術
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配曰武王伐紂不
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強

將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監軍之計在於持守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紹乃分授所統使與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許下諸將聞紹南兵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刻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于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

關中諸將以袁曹方爭皆中立顧望涼州牧韋端使從事楊阜詣許阜還諸將問袁曹勝敗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強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操使御史衛覬鎮撫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諸將多引於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今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自招懷以為部曲郡縣

貧弱不能與爭兵家迭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
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
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
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隷留治
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
敵之利也或以白操從之關中由是服從

武備志卷二十五

武備志卷二十六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三國 一

車騎將軍董承謀誅操稱受帝帶中密詔與劉備
共事謀洩操殺承等夷三族備北侵至鄴操遣李
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
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
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伏

智士所見略同

屢戰不利與往故備望見救至軍散退操欲自討
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
而棄之東紹乘吾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
擊必爲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
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田豐說袁
紹曰曹劉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
往而定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
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操擊劉備
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備奔青州歸袁

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
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
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衆雖少未可輕也今
不如以久持之外結英雄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
銳乘虛迭出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我
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
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
豐強諫紹械繫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二月
進兵黎陽祖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財與之曰勢存

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紹遣顏良攻白馬荀彧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入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分兵西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良來逆戰關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敢當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祖授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不從授臨濟嘆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去之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曰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縱擊大破之斬醜醜良皆紹名將再戰禽之紹軍奪氣袁紹軍揚武祖授說曰北兵雖多而勁果不及南

南兵雖精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
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八月紹進營稍前
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出兵戰不勝復還
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爲地道攻之操衆少糧盡
士卒疲乏百姓多叛操與荀彧書議欲還以致紹
師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
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
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
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雖少未若楚
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
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
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
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
數千乘至官渡操擊燒之十月紹復遣軍運穀使
淳于瓊等將兵送之沮授說紹可別爲支軍於表
以絶曹操之越許攸曰曹操悉師拒我許下勢必
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
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犇

此着最精

英雄相知可笑 同

命破之必也紹皆不從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操操聞其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支一月爲之奈何攸曰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荀攸曹洪守營自將步騎五千

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至屯放火急擊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請先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營不能下騎至烏巢操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紹軍恟懼郭圖慙復譖張郃郃遂與覽焚攻具詣操營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

此非負圖之佐何以坑爲

幅巾乗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衆降者操盡坑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

張遼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毎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説曹公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

頗似男兒亦自若成此是妄語只爲擬盡耳

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操操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

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呉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内富饒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

較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見制於人極不過
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
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
天下將軍事之未晩若爲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
能害人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
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還鄴操追之鄴諸將欲遂
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立相
侔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

向荊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
曰善留賈信守黎陽而還譚謂尚曰今曹軍退人
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
失也尚疑之譚大怒攻尚譚敗引兵還南渡
操擊劉表軍於西平袁尚攻袁譚大破之譚奔平
原尚圍之急譚遣辛評弟毗詣曹操請救劉表以
書諫譚曰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絶不出惡聲況
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
之耻哉若冀州不弟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

如此光景尚以辭說說之又道其理而不從其勢吾見表之多迂也

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耶又與尚書曰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是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譚尚皆不從眦至西平操羣下多以爲劉表方彊宜先平之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紹以寛厚得衆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構惡

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從之謂眦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不眦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亂其勢耳袁氏兄弟相伐本謂天下可定於已而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今其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内兄弟讒鬩國分爲二連年戰伐介冑生蟣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則譚踵其後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天以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

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修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操曰善乃許譚

軍退

至十月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操引

正月曹操濟河遏其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於平原留審配守鄴操爲土山地道以攻

只此一語便高入一等

可見

鄴又攻絕其糧五月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七月尚將萬餘人還救鄴先使主簿李孚入城孚著平上幘投暮詐稱都督歷北圍而東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責怒守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得入操聞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乎知圍不可復冒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持幡出降孚隨輩出矣

太顧
太彦

圍得去尚兵既至配出兵城北操逆擊之敗還尚奔中山操殺配哭祀紹墓慰其妻還家人寶物賜繒絮廩食初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今倡義舉太事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九月紹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兗州辟崔琰爲別駕謂曰昨按戸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對曰今九州幅裂二袁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唯以校計甲兵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改容謝之許攸恃功嫚操操竟殺之

此婦堪作丹陽守

丹陽督媯覽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娶翊妻徐氏徐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晦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戸內使人召

覽入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郎就外殺覽徐氏乃還縗絰奉覽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爲牙門

曹操攻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議郎曹純曰今懸師深入難以持久若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乃自執桴鼓以率攻者遂克之譚出走追斬之告諭吏民各安故業斬郭圖等及其妻子王脩詣操乞收葬譚尸許之辟爲司空掾郭嘉說操多

安州之本

辟青冀幽并名士爲掾屬操從之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爲檄書數操罪惡逮及家世極其醜詆及是琳歸操操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阮瑀俱記室

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

也且袁紹有恩於諸夷而尚兄弟生存今舍而南
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以生蹋頓之心
恐青冀非己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
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
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行至易嘉曰兵貴神速
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
出掩其不意操遣使辟田疇郎至隨軍次無終時
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
軍不得進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

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
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尚有微徑若尚
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
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令疇將其衆為
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
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
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
與虜遇縱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蹋頓降者二十餘
萬尚熙奔遼東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

爲此令者正欲求一義士耳

吾方使公孫康送尚熙首不須煩兵矣九月引還康
果斬尚熙首送之諸將或問操操曰彼素畏尚熙
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操梟尚
首令敢哭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哭操義而舉之時
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
爲糧鑿地二十餘丈方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皆
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不可以爲常諸君
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封田疇爲
亭侯不受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

正謂表後亦不能用耳

用至是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備曰
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
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
瑯琊諸葛亮寓居南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
人莫之許也惟頴川徐庶崔州平然之州平烈之
子也劉備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
識時務識時務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
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備曰諸
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

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内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悦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祖真凡人也

權亦不盡用寧

羽飛乃止

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凌操急追之寧射殺操祖得免軍罷還管待寧如初都督蘇飛數薦寧不用乃白以爲邾長寧遂亡奔孫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寧獻策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爲簒盜南荊形便誠國之西勢也寧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

計致有會擄之厲耳

操圖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卽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張昭難曰今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但當勉建方略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把守沔口大紲

繫碇千弩交射軍不得前將軍董襲司馬凌統各
將敢死百人人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裏襲以
刀斷紲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陳就逆戰呂
蒙親梟就首於是水性並進遂屠其城祖挺身走
追斬之又欲殺蘇飛甘寧下席叩頭流涕言飛舊
恩乞其首領權乃舍之凌操子統欲殺寧權命統
不得讎之令寧屯他所

劉備屯樊劉琮降操不以告比覺則操已在宛矣
備大驚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劉荊州臨亡
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
將其衆去過襄陽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
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到當陽衆餘
十萬人輜重數十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
會江陵或謂備宜速行保江陵今擁大衆被甲者
少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濟大事者以人爲
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琮將王威曰曹操聞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
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

此時若取荊州無益于事非真狂也

操亦不易獲然

有此着亦可明其南

獲也獲操郎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
納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
兵急追之及於當陽之長阪備棄妻子與諸葛亮
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
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
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
別遂詣操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
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雲抱
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俱

或權等業自尊之此者也權後尽以盃衝病力各忠義亦難居矣

到夏口
魯肅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
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
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
梟雄與操有隙若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
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
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
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
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

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肅遂迎備於當陽長阪宣權旨致慇懃之意且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郎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為權長史備進住樊口操將順江東下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肅俱詣孫權見於柴桑說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

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内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冑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

妙在一激

亦是梟雄人語

妙在士歸一句

暗暗行動

梟雄

也安得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呉之
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豫州莫以當
曹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
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
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
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
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
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
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

料到處

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
北還如此則荊呉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
機在於今日權大悅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
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與將軍會獵於呉
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
天子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
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軍蒙衝鬭艦水陸俱下長
江之險已與我共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
大計不如迎之便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迎於

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
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斷大事今肅可迎操
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
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乗犢車從
吏卒交游士林累官固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
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
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
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
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

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
樂業當橫行天下為國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
而可迎之耶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
遂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
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
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
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進住
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
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

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有復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不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各顧妻子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為卿後援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望見瑜船乘單舸往見瑜問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

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
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
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
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艘最著前中江擧帆餘船
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
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
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燄漲天人馬燒溺死者
甚衆瑜等率輕鋭繼其後擂鼓大進北軍大壞操
引軍走過泥濘道不通悉使羸兵負草塡之蹈藉

馬亦不
多自足

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軍損
其太半操乃留曹仁守江陵樂進守襄陽引軍北
還甘寧徑進取夷陵守之益州將襲肅擧軍降瑜
以肅兵益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
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圍甘寧
蒙謂瑜曰留淩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蒙說瑜
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
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
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

增形勢正見得勝不在大小期乎當機

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

吳丹陽縣賊帥陳僕等二萬戶屯林歷山四面壁立吳將賀齊募輕捷士夜於隱處以鐵戈拓山而上縣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餘人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守路者皆驚走還大軍上攻破之以其地爲新都郡齊爲太守

武備志卷二十七

戰略考

三國三

防風茅元儀輯

孫權圍合肥操遣兵救之久而不至揚州別駕蔣濟詐言救至遣使齎書語城中權軍獲之遂引兵退

操留張遼樂進李典屯合肥而還遼軍中嘗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曰是否一軍盡反

應卒可法

柔曾料張魯之不終今所言又如此眞智士也

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
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俄頃皆定即得
首謀者殺之
操遣鍾繇討張魯而使夏侯淵等出河東與繇會
倉曹屬高柔諫曰太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爲襲已
必相扇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
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疑之馬超韓遂等十部
皆反其衆十萬餘據潼關七月操自將擊之八月
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徐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

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
阪津爲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擒也操曰善使晃
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
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閏八月操北渡河兵
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
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床不動許
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褚左手舉鞍蔽操右
手刺船校尉丁裴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之操乃
得渡遂自蒲坂渡西河循河爲甬道而南超等追

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潜遣兵入渭作浮橋而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九月進軍悉渡超等數挑戰不許固請割地送任子賈詡以爲可偽許之操復問計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説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曹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與超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大破之遂超奔涼州操追至安定而還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衆南守而西河之備虚故二將得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與吾爭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且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使不

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關中諸將每一部到操輒有喜色諸將問其故操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適爲主一舉可滅吾是以喜乃留夏侯淵屯長安以張旣爲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扶風法正爲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又爲州里俱僑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別駕張松與正善亦自負其才料璋不足與有爲因勸璋結劉備璋

此雖爲備亦未爲陷璋也璋豈操敵哉卽內難亦所不免也

曰誰可使者松乃擧正正辭謝佯爲不得已而行還爲松說備有雄略密議奉戴以爲州主會鍾繇欲向漢中璋懼松因說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爲也今州中諸將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遣正迎備主簿黄雄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

自是素懐

以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從事王累自劍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戸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正與吾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寛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

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自將步卒數萬而西孫權聞備西上遣船迎妹而留人欲將備子禪去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隨在所供奉賄遺以巨億計巴郡太守嚴顔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北至涪璋率兵三萬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於會襲璋龐統曰如此則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不

可失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歡飲
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備北到葭
萌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
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曰兵有利
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
得入船乎權遂從之
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說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
野穀是資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納涪水以西其

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請戰勿許不過百
日彼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擒矣備聞而惡之法
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羣下曰吾聞
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遣其將吳懿等
拒備皆敗退懿詣軍降
曹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
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衆必增宜早除之
權乃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
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脩外救亦至不

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
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
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
權從之蒙薦甘寧爲升城督寧持練緣城蒙以精
銳繼之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侵晨進攻食時破
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權拜蒙爲廬江太守還
屯尋陽

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
巴東破巴郡備入成都遷禪公安盡歸其財物佩
以振威將軍印綬以諸葛亮爲軍師法正爲蜀郡
太守初備自新野南奔荊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
巴獨北詣曹操諸葛亮以書招巴巴不從入蜀備
深恨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既
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
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
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以爲西曹掾時軍用不足
備以爲憂劉巴請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
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或欲以成都名田

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
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
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
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乃可役調得其歡心
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留霍峻守葭萌
城璋將向存帥萬餘人攻圍一年峻兵纔數百人
伺其怠隙選精鋭出擊大破斬存之備以爲梓潼太
守

操至陽平攻張魯魯奔南山入巴中操入南鄭遣

人慰諭之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
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
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
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
耶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
未附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因而壓之
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
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
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

者說蜀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
謂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
還以夏侯淵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
曹操之征張魯也爲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
曰賊至乃發及是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悌發函
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
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
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
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樂進等莫

對遼怒將獨出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
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豈敢以私憾而忘公義乎
請從君而出於是夜募敢從之士明旦陷陣衝壘
入至麾下權大驚走撤軍還至逍遙津北遼將步
騎奄至甘寧呂蒙力戰扞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
圍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撤丈餘無版親近谷利
使權持鞍緩控於後着鞭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
人在津南迎權入船齊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
重今日之事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

操未聞南耗即知必有得隴望蜀之言直是老姦却瞞不過法正亦瞞不過司馬懿故懿亦不復言只疑殺劉曄耳

之誡自前收其淚曰大慚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逼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奬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乃進兵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操遣曹洪拒之

魏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若但任勇則一匹夫敵耳及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遂斬之張郃引兵還督軍杜襲收斂卒推郃爲軍主衆心乃定

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
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
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黄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
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値操揚兵大出雲遂前
突其陳且鬭且郤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
營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以勁弩
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水死者甚多相守
積月魏軍士多亡五月操引兵還長安備遂有漢
中操恐備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問雍州刺史張

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
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之徙氐五萬餘落
出居扶風天水界

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荊土孫權命呂蒙西取長
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
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
權時住陸口使魯肅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
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
過酃載南陽鄧元之元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

從容眞似讀書人此阿蒙乃眞讀書者也

晉及被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謂元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公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酇逆爲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垂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日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間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元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元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

曰引軍赴益陽
關羽使糜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衆攻
曹仁於樊使于禁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
中溢平地數丈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遂
攻之禁等窮追遂降龐德力戰矢盡戰益怒氣益
壯而水浸盛吏士盡降德乘小船欲還仁營船覆
爲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何不早降德罵羽曰
殺之急攻樊城城多崩壞衆恟懼或曰可及圍未
合乘輕船夜走滿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

遣別將已在郟下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遂
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
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乃沈白馬與軍盟誓
同心固守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內外斷絶
羽又遣別將圍襄陽刺史胡脩太守傅方皆降操
聞龐德死流涕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臨危反
不及龐德耶
操自許以南往往遥應關羽羽威振華夏曹操議
徙許都以避其鋭司馬懿蔣濟曰于禁等爲水所

役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定有損劉備孫權
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
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
肅常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
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以為羽素驍雄有兼并
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
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遊兵循江應敵蒙
為國家前應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
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權曰

罵者固
多事即
許亦無
用權然
不歸備

今欲先取徐州然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撫集幽
冀未暇東顧徐土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今日取
之操後尋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
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
權嘗為其子求婚於羽羽罵其使不許至是蒙上
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
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
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
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矣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

若陸遜不爲此言家將薦誰

蒙還陰與圖計下至蕪湖陸遜謂曰關羽接境如
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務北進
未嫌於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若出其不意羽可
擒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
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
也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
乃召遜代蒙遜至陸口爲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
謙抑羽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啓形狀權遂
發兵襲羽欲令孫皎與蒙分督左右蒙曰若以征

名言

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
督攻江陵事決於瑜普恃久將遂共不睦幾敗國
事此目前之戒也權悟乃以蒙爲大督曹操使徐
晃屯宛以助曹仁孫權爲牋與操請以討羽自效
及乞不漏令羽有備羣臣咸言宜密之董昭曰軍
事尚權宜內露之使羽聞權上而還自護則圍速
解且可使兩賊相持自待其斃祕而不露使權得
志非計之上也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僞有他意
爲難不少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強梁自恃二城守

妙在射羽屯中更似虛聲益其猶豫

圍必不速退操即救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不能去操自雒陽南救曹仁駐軍摩陂晃攻羽破之羽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呂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𦪇𦩷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糜芳傅士仁素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於是即降蒙入江陵釋于禁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

麾下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猶以為犯軍令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給醫藥賜衣糧關羽走還曹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可追擒也趙儼曰權羽連兵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效耳今羽已孤迸更宜存之以為權害若深入追北則權將改虞於彼而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為深慮仁乃解嚴操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敕仁如儼所策羽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遊城中

此時相關無謂

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使還人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皆無闘心從事樊伷誘導諸夷西附漢中外白遣萬人討之（外白外人白告也）潘濬曰以五千兵往足矣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能弄唇吻而實無才略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即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權以蒙為南陽太守遜為右護軍皆封侯使遜屯夷陵守峽口關羽遁走兵皆解散纔千餘騎權先使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獲羽斬之遂定荊州初全琮上疏陳關羽可取之計權恐事泄寢而不答至是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權復以劉璋為益州牧駐秭歸未幾而卒呂蒙未及受封亦卒曹操欲徙荊州殘民司馬懿曰荊楚輕脆易動關羽新破諸為惡者藏竄觀望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操從之是後亡者悉還（俱漢獻帝）

帝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

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丕篡
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
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
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良策也羣臣諫者甚衆
帝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
軍東下帝自稱歸將進擊吳黃權曰水軍沿流進
易退難臣請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爲後鎮帝不從
以權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
於夷道猇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彼銳氣方

盛乘高守險難可卒攻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
故也今且獎勵將士以觀其變彼勢不得展自當
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諸將皆以爲怯帝遂
自狼山通武陵使馬良以金錦賜五谿諸蠻夷授
以官爵帝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
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遣吳班將數千人
於平地立營吳將帥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
觀之帝之計不得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
曰所以不聽諸君擊之者以此故也遂上疏吳王

權曰東陵國之關限失之則荊州可憂臣初嫌彼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矣遜將進攻漢軍諸將曰攻當在初今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彼更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既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軍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帝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促兵四面蹙之土崩瓦解

為遜所困不足為恥為丕所笑真可恥耳

死者萬數帝夜遁僅得入白帝城舟械軍資略盡帝大慚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帝在白帝吳徐盛等表請再攻之吳主以問陸遜遜曰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初魏主丕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彼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拒敵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擒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七日吳破漢書到

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朱桓兵纔五千人諸將

皆懼桓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兵法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而士卒勇怯等耳今仁非智勇士卒甚怯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勞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耶乃偃息旗鼓示弱以誘之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雕王雙等襲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退桓遂斬雕虜雙

初呂蒙病篤吳主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曰朱然膽守有餘可任也蒙卒權使然鎭江陵及曹眞等圍之中外斷絶城中兵多腫病堪戰纔五千人眞等起土山鑿地道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無恐意方勵兵伺間攻破魏兩屯時江水淺陿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不可拔董昭上疏曰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陿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恐渚中精鋭將轉而爲吳矣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魏主丕卽詔

正謂丕非二帝敵耳

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引去僅而復濟吳已作荻筏欲燒橋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丕謂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大疫丕悉召諸軍還洛陽初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今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丕不納軍竟無功　俱後漢昭烈

不如此不得永逸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略考

三國　四終

防風茅元儀輯

諸葛亮討南夷所在戰捷由越嶲入斬雍闓等孟獲素為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即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益

州永昌牂牁越巂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夷人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吳主權聞魏喪自將攻江夏太守文聘堅守魏朝議欲發兵救之魏主叡曰權習水戰今敢陸攻者冀掩不備也已與聘相拒攻守勢倍終不敢久未幾果退

亮率諸軍北駐漢中魏主叡聞亮在漢中欲大發兵攻之以問孫資資曰昔武皇取張魯危而後濟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今若進軍南鄭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遏禦水戰凡十五六萬人必當更有所興天下騷動此宜深慮不若但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

此言深有味習

者不可不思

險亦足以鎮靜疆埸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必自敝矣乃止

魏孟達初爲文帝所寵至是心自不安數與諸葛亮通書陰謀歸蜀魏興太守申儀密表告之達惶懼欲叛時司馬懿鎮宛以書慰解之潛軍進討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來諸將無足患者懿倍道兼行八日而兵至城下擒達

不知慰解時已省許多口子矣

此着利害較然冊此不過五千士耳何遂以危而不從

魏以夏侯淵子楙都督關中丞相亮將伐魏與羣下謀之司馬魏延曰楙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走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爲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揚聲由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爲疑軍

妙在無聞

據箕谷魏使曹真督諸軍守郿以拒之亮乃率大
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
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
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舉軍應亮關中響震
魏主叡如長安使右將軍張郃率步騎五萬拒之
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
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
大破之亮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謖才
術過人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曰謖言過其實不

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爲然引謖參軍事每與
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流涕臨祭撫其
遺孤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
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
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交
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先是裨將軍王平連
諫謖謖不能用及敗衆散惟平所領千餘人鳴鼓
自守張郃疑其有伏不敢偪於是平徐徐收合諸
營散兵以還亮拜平參軍進位封侯請自貶三等

無名之士遂能困亮天下人不可量如此

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
十二月亮引兵數萬出散關圍陳倉不克使人說郝昭不下昭兵纔千餘人亮進攻之起雲梯衝車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塡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内築重墻亮又爲地穴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内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魏遣張郃救之未至亮糧盡引還將軍王雙追亮亮擊斬之

魏征東將軍滿寵聞吳欲攻合肥表請召兵吳尋退還寵以爲賊大擧而還非其本意此必欲僞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虚掩不備也遂表不罷兵後十餘日吳果來攻不克而還
魏遣司馬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漢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郿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魏將郭

淮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躡其後至於鹵城文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南圍自按中道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懿還保營亮以糧盡退軍懿遣郃追之至木門與亮戰中伏弩而卒

吳主權遣中郎將孫布詐降於魏以誘揚州刺史王凌伏兵皐陵以俟之凌騰布書請兵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爲必詐不與兵而爲凌作報書曰知欲避禍就順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被書入朝又勅留府勿與兵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死傷過半先是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魏主叡欲召寵還給事中郭謀曰寵有勳方岳二十餘年及鎭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爲所窺可令還朝問東方事以察之叡從之至是體

氣康强乃慰勞遣還
呉陸遜向廬江魏人以爲宜速救之滿寵曰廬
江雖小將勁兵精守足經時況賊舍船二百里來
後尾空絶不來尚欲誘至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
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楊宜口呉人聞之夜遁時呉
人歲有北計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
春賊來攻圍必據水爲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然
後圍解賊往甚易救之甚難然其西三十里有奇
險可依更宜立城徙兵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

而犄其歸路於計爲便蔣濟以爲如此既示天下
以弱且望賊烟而復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
於此劫略無限必以淮北爲守矣魏主敕疑之寵
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形
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
移城却内引賊遠水擇利而動所謂形而誘之也
尚書趙咨以寵策爲長乃報聽之
呉主權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
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衆中

有自大之言今來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
有餘乃潜遣歩騎六千伏肥水隱處權果上岸伏
軍卒起撃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
丞相亮至郿軍于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
水爲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
誠爲可憂若西止五丈原無能爲也郭淮曰亮若
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絶隴道揺蕩民夷非國之
利也懿乃使淮先據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淮
逆撃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

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
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呉主權入居巣湖口向合肥新城衆號十萬又遣
陸遜諸葛瑾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孫韶張承入淮
向廣陵淮陰魏滿寵欲率兵救新城將軍田豫曰
賊欲資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鋭氣
俟其疲怠然後撃之可大克也若便進兵適入其
計矣散騎常侍劉劭曰可先遣歩騎數千揚聲進
道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必惶怖遁走

魏家三代知兵怪哉明帝又勝其父

不戰自屈矣寵又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魏主叡不聽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至新城必不能拔勅諸將堅守吾將自往攻之比至度權已走矣乃使秦朗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拒漢勅懿但堅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乃御龍舟而東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吳士多病又聞叡至遂退陸遜遣人奉表於權爲魏邏者所得諸葛瑾聞之甚懼與遜書速其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棊射戲如常瑾來見遜遜曰今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若便退賊謂吾怖而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兵上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赴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託言往獵遣周峻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

亮懿相持久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遺以巾幗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衞尉辛毗仗節爲軍師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賊不復出矣亮曰何也對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八月薨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

司法

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於是儀結陳而去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二千人着軟材平底木履前行蒺藜悉著履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死

魏主叡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議者或以爲兵多難供叡曰四千里征伐雖云任奇亦當任力不當計役費也因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曰三者何出對曰惟

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非淵所及必
先拒遼東後守襄平也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
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
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其將卑衍等將
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
曰此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
北其巢窟空虚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
欲出其南衍等盡鋭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
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
等逆戰懿擊破之遂進圍襄平秋大霖雨遼水暴
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月餘不止平地水數
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
令史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
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
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日
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達衆少而食支
一年我軍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
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為之是以

四千里伐人而又飽于城中其時餽運可想

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餓我飽水雨
乃爾功力不設雖當從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
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
牛馬抄其樵採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
事變賊馮衆恃雨故雖饑困不肯束手當示無能
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
欲罷兵魏主叡曰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
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鈎衝晝夜攻之
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八月使其相王建

至言

柳甫請解圍卻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
曰楚鄭列國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天子上公
而建等欲使退舍豈得禮耶二人老耄傳言失指
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
來淵復遣侍中衞演乞克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
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
二事惟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決就死矣不
須送任既而城潰淵將數百騎突圍走懿擊斬之
遂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爲京

古今屯田多穫未有甚於此者

觀
魏欲廣田畜穀于楊豫之間使尚書郎鄧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太祖破黄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稲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灌漑通漕運計除衆費歳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乗呉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是歳始開廣漕渠毎東南有事大軍泛舟逮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亦以其飽肥耳

夏侯與曹李一族竟為姻婭

魏征西將軍夏侯玄曹爽姑子也辟李勝爲長史勝及鄧颺欲爽立威名于天下勸使伐蜀司馬懿止之不得三月爽至長安發卒十餘萬與玄自駱谷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満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此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深禍遂遣護軍劉敏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

百餘里不絶帝遣費禕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
敏詣禕別求共圍棊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
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
信可人必能辦賊也
姜維攻魏雍州依麴山築二城使句安李歆守之
聚羌胡質任侵偪諸郡魏郭淮使刺史陳泰進兵
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將士窘困分糧聚雪
以引日月維引兵救之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
勅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使趣牛頭截其

下必人聽而自潜

還路淮從之進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降魏
魏江夏太守逯式兼領兵馬頗爲邊害而與北舊
將文聘子休宿不叶陸遜聞其然卽假作答式書
云得報懇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
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表相迎宜潛速嚴吏示定
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送妻
子還洛由是吏士不親附遂以免罷
魏王昶言孫權流放良臣嫡庶分爭可乘釁擊之
司馬懿遣新城太守陳泰襲其秭歸荊州刺史王

基向東陵祖向江陵祖引竹絙為橋度水擊吳軍
吳將施績夜遁入江陵祖欲引至平地與戰乃先
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吳望見而喜又以所獲鎧
馬甲環城以怒之而設伏兵以待之績果來追祖
與戰大破之斬其二將王基陳泰亦破吳兵降數
千口

魏王淩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
華私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淩先
下赦赦淩罪又為書諭淩已而大軍掩至百尺淩
勢窮面縛求次懿解其縛送詣京師道飲藥死

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攻魏淮南敗以
內船遂廢不治至是諸葛恪更作大隄左右結山
夾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劉略守之魏諸葛誕言
於司馬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
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可大
獲也是時征南王昶征東胡遵鎮南毋丘儉各獻
征吳之策詔以問尚書傅嘏嘏曰吳為寇六十年
君臣相保吉凶同患設令列船津要則彼堅城據

險橫行之討其殆難捷令邊城之守與戰相遠羅
洛重寄間諜不行而舉大衆臨巨險以徼功先戰
而後求勝非長策也惟有進軍大佃策差完牢可
詔昶遵等擇地居險三方並進奪其肥壤使還瘠
地一也兵出民表寇抄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
日至三也羅洛遠設間諜不來四也賊退則守佃
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
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士之急務也不進據
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師不

從詔昶等三道起兵昶攻南郡儉向武昌遵誕攻
東興各將兵四萬恪救東興遵等作浮橋以度陳
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高峻不可拔恪使將軍丁
奉與呂據爲前部從山西上奉曰諸君行緩若賊
據便地則難與爭鋒我請趨之乃辟諸軍使下道
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舉帆二日至東關遂據徐
塘時天雪寒遵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使
兵皆解鎧去矛戟但兜鍪刀盾倮身緣塘魏人望
見大笑之不卽嚴兵吳兵得上便鼓噪斫破其前

屯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橋壞相蹈藉溺
死者數萬吳獲車乗牛馬驢騾各以千數資器山
積振旅而歸和儉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廷欲貶
諸將師曰此我不聽公休過也（諸葛誕之字也師未出軍曾諫伐吳）
諸將何罪悉宥之惟削其弟昭爵而已後雍州刺
史陳泰求救并州討胡未集而雁門新興以遠役
驚反師又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策是以人皆
愧悅
吳諸葛恪入淮南或曰宜圍新城俟救至而圖之
可大獲也恪從其計魏司馬師問於虞松曰今二
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
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強者不可不察也
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
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遁
諸將之不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投食於麥非深根
之寇且謂我并力於東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
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
淮陳泰解狄道之圍勅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

其言闇疎難以欺人呉人何太愚也

城委呉泰至洛門維果以糧盡引還魏揚州牙門將張特守新城呉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陥特謂呉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城雖陥尚有不欲降者我當還為相語條別善惡明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為信呉人聽之特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闕為二重明日謂曰我但有闘死耳呉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抜會大暑呉軍病者太半死傷塗地恪内惟失計而恥形於色將軍朱異以軍事忤恪恪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計不用策馬奔魏魏諸將伺知其兵已疲乃進救兵七月恪引去士卒傷病流曳頓仆嗟呼而恪晏然自若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是衆庶失望而怨讟興矣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恪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乃競於外事載禍而歸其亡可待也

魏文欽以驍果見愛於曹爽而毋丘儉素與夏侯

玄李豐善至是皆不自安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
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岳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
守將受四海之責矣於是儉欽矯太后詔起兵壽春
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
誕誕斬其使儉欽將兵五六萬衆渡淮至項堅守使
欽在外爲游兵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
羽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孫權襲取之其將士家在
内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土崩之勢矣時
師新割目瘤創甚或謂不宜自行肅又與尚書傅
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師疑未決嘏曰淮楚
兵勁其鋒未易當若諸將戰有利鈍則公事敗矣
師蹶然起曰我請輿疾而東以弟昭兼中領軍留
鎮洛陽師又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曰儉好謀而
不達事情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
卒鋭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
長策也荊州刺史王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
民思亂也畏儉等迫脅是以屯聚若大兵一臨瓦
解必矣師從之以基爲前軍既復勅基停駐基曰

與王肅同意

儉等詐謀已露衆心疑沮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欽略民以自益而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此爲措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先之源矣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矣軍宜速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之四十餘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師聽之進據㶏水聞月次㶏橋基復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久議者多言將軍持重

格言

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以積實資

此說亦是

虜而遠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決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據之儉等亦往爭聞基先到乃還吳孫峻率兵襲壽春師命諸軍深壁以待東軍之集基請進攻項師曰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欺誘與之舉事少與持久詐情自露將不戰而克矣乃遣諸葛誕自安風向壽春胡遵出譙宋絶其歸路儉欽進不得鬭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爲將士家皆在北降者相屬兗州刺史鄧艾將萬餘人

趨樂嘉城儉使欽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文欽猝
遇之未知所爲其子鴦年十八勇力絶人謂之曰
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之
鴦率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師驚駭病目突出
恐衆知之齧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鴦見兵盛
乃還欽引而東鴦以匹馬拒追騎數千所向披靡
人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故曹氏家奴從師行知
師目出啓云欽本明公腹心素與大目相信乞爲
公追解之乃乘馬追欽謂曰君侯何苦不可復忍
數日中也欽殊不信乃更怒罵欲射之大目涕泣
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儉聞欽退恐懼夜走壽春
亦潰孫峻進至槖皋欽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遂
詣峻降儉走愼縣人就殺之

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爲國小
民勞不宜黷武不聽維遂將數萬人至枹罕魏雍
州刺史王經與戰於洮西大敗死者萬計還保狄
道城翼謂維曰可以止矣進或毀此大功爲蛇畫
足維大怒遂圍狄道魏詔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

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
經新敗蜀衆太盛今以烏合之卒當之殆必不可
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敝此計之得也泰曰維輕
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當高壁
深壘挫其鋭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
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招納
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今乃以
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吾乗
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矣遂進軍潛行夜至

大臣憂國常如此矣

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維不意救兵
卒至急攻不克乃遁而還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
虚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太
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救將陷之城而不求
益兵大將不當爾耶

姜維自狄道還駐鍾提魏人以其力竭未能更出
安西將軍鄧艾曰彼有乗勝之勢我有虚弱之實
一也彼上下相習我將易兵新二也彼以船行我
以陸軍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祈山各當有守彼專

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彼從南安因食羌胡穀若趣
祈山熟麥千頃五也賊有黠計其來必矣秋維復
出祈山聞艾有備乃回趣南安艾與戰于段谷大
破之死者甚衆

諸葛誕殺揚州刺史樂綝斂屯田兵十餘萬及新
附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爲閉門自守計遣長
史吳綱將小子靚至吳稱臣請救司馬昭奉魏主
髦及太后討之吳使將軍全懌全端唐次等與文
欽同救誕六月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使
將軍王基陳騫圍壽春圍未合懌等將衆因山乘
險突入城昭勅基斂軍堅壁基屢求進討會吳朱
異率三萬人屯安豐爲欽外勢詔基轉據北山基
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當修守備以待越逸而
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遂守便宜上疏報聽於是四面合圍塹壘甚峻擊
欽異皆破走之秋吳孫綝大發卒出屯護里復遣
異等解壽春之圍魏人又擊破之異走歸綝綝使
異更往異以卒乏食不從綝怒斬異而還綝既不

能拔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吳人咸怨昭乃縱反間言救方至大軍乏食勢不能久誕益寬恣食俄而乏糧外救不至蔣班焦彝誕謀主也言於誕曰宜及衆心尚固并力決死攻其一面猶有可全坐守死無爲也誕不聽欲殺之班彝踰城出降全懌兄子輝等得罪於吳奔魏司馬昭作輝書告懌等說吳因懌等不能拔壽春城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懌等遂帥其衆出降文欽敎諸葛誕決圍而出不克復還城中食盡降者日衆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遂殺欽欽子鴦踰城自歸于魏軍吏請誅之司馬昭曰欽子固應就戮然今以窮來歸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城內之心也乃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爲將軍賜爵關內侯城中皆喜昭因進軍克之斬誕夷三族昭初圍壽春王基等欲急攻之昭曰城固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

昭能爲此言帝之可也

但堅守三十面若呉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輕
騎絶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呉賊破欽等必成禽
矣乃命諸軍按甲以守之卒不煩攻而破議者又
以淮南仍叛呉兵家在江南宜悉坑之昭曰古之
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呉兵得亡還適可
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安處
之昭欲遣諸軍因釁擊呉王基諫曰昔諸葛恪乘
東關之勝以圍新城衆死太半姜維因洮西之利
輕兵深入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則慮
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内患未彌是修備設慮
之時也昭乃止以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
事

魏司馬昭患姜維數北伐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
蜀從事中郎荀朂曰明公爲天下宰宜仗正義以
伐違貳而以刺客除賊非所以刑於四海也昭善
之遂欲大擧伐漢朝臣多以爲不可獨鍾會勸之
昭諭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
擬二虜今呉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兵差難不如

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城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地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乃以會為鎮西將軍督關中鄧艾以蜀未有釁屢陳異議昭使人諭之艾乃奉命姜維表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黄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帝

會本建直指空虚之策顧[illegible]而爲艾所用耶

寢其事羣臣莫知

魏鄧艾進至陰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趨成都緒以西行非奉詔遂引兵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趨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如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

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不進尚書郎黄崇屢勸瞻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不從艾遂長驅而前瞻退往綿竹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表爲琅琊王瞻斬其使列陳以待艾大破之斬瞻及崇瞻子尚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斬黄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爲策馬冒陳而死

高出人一等

初鍾會以材能見任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及將伐漢西曹屬邵悌曰會單身赴任不若使餘人行也昭笑曰我寧不知此耶蜀數爲邊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反掌耳而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預怯則智勇倶竭強使之適所以爲敵禽耳惟會意與人同今遣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蜀已破亡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會若作惡祇自滅族耳不須憂也及昭將之長安

悌復曰會所統兵五六倍於艾但可勅會取艾不須自行昭曰卿忘前言耶雖然所言不可宣也近日賈護軍問我頗疑鍾會否我答言如遣卿行寧可復疑卿耶我到長安則自了矣後會都如其所料　俱蜀漢後主

吳以武陵五溪夷與蜀接界蜀亡懼其叛亂乃以鍾離牧爲太守時魏已遣郭純誘動諸夷進攻酉陽郡中震懼朝吏以爲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宜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抵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卽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斬惡民懷異心者凡千餘人純等走散五溪皆平

吳陸抗聞步闡叛急遣將軍吾彥討之而晉遣荊州刺史楊肇迎闡羊祜出江陵徐胤擊建平以救之抗勅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溪至于故市內以圍闡外禦晉兵晝夜催切衆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乘銳攻闡何事於圍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勢固糧足凡備禦之具皆抗宿規今反攻之不可

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請不已抗欲服衆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始合而祐兵五萬至江陵諸將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之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動其患不可量也乃帥衆赴西陵初抗於江陵北作大堰遏水以絕寇叛祐欲因水運糧而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即決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祐至當陽聞堰敗乃以車運大費功力十一月肇至西陵抗自將憑圍對之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舊吏知吾虛實吾嘗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衆敗夜遁抗欲追而慮闡伺間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若將追者肇衆洶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又大敗祐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闡 俱晉武帝附入

武備志卷二十八